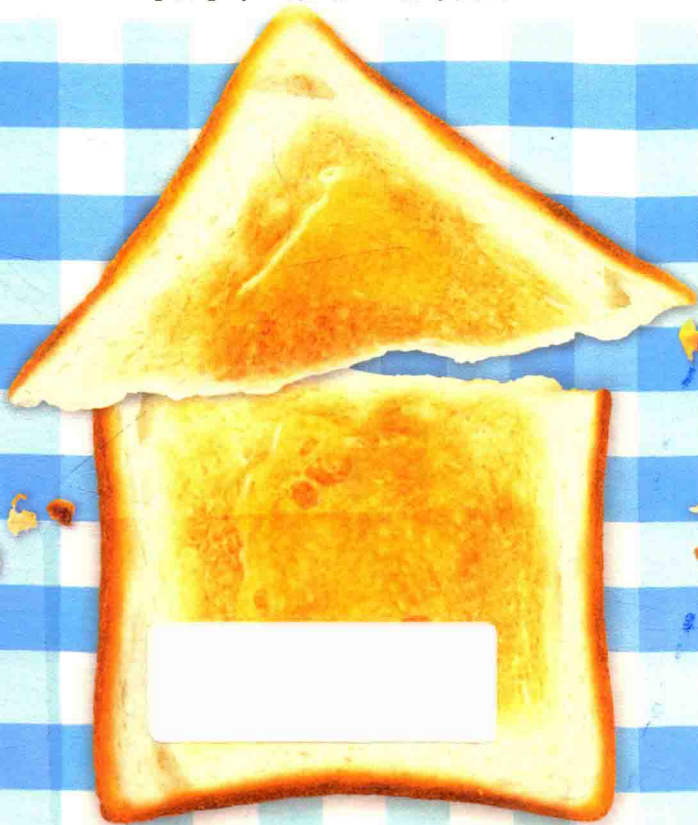


昨夜の咖喱， 明日の面包

放开悲伤的回忆，才能拥抱更鲜活的世界。

[日] 木皿泉 著 毛叶枫 译



昨夜のカレー、明日のパン

木皿泉

昨夜的咖喱， 明日的面包

[日] 木皿泉 著 毛叶枫 译

昨夜のカレー、明日のパン
木皿泉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夜的咖喱, 明日的面包 / (日) 木皿泉著; 毛叶枫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0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594-0871-6

I. ①昨... II. ①木... ②毛... III. ①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66092号

YUUBE NO CURRY, ASHITA NO PAN by Izumi Kizara

Copyright © 2013 Izumi Kizar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Tokyo c/o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 10-2017-213号

书 名 昨夜的咖喱, 明日的面包

著 者 (日) 木皿泉

译 者 毛叶枫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叶启秀 夏文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20千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871-6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闷闷闷 / 001

福地 / 029

山女孩 / 055

虎尾 / 083

魔法卡片 / 113

夕子 / 137

男子会 / 163

一树 / 193

闷闷闷



“闷闷闷”叉开双脚站在院子里，抬头望着天。她将双手的手指比成枪的形状，高高举起，嘴里“砰”地轻声喊着。

彻子下意识地抬起头，看见一架银色的飞机正缓缓地横穿过蓝天。“闷闷闷”像是想要击落那架玩具似的飞机，嘴里又发出“砰”的一声，随后她看向彻子，咧开嘴笑了。

“噢，她笑了吗？”

那天傍晚，彻子一边准备着烧卖和啤酒，一边把这事讲给了义父听。所谓的义父，就是彻子的公公。

“没错，确实是笑了。”

“终于能笑出来了啊。”

那可真是太好了，义父一边说着，一边喝干了啤酒。

不久之前，“闷闷闷”还是航空公司的客舱服务员，却因为突然从某天开始再也笑不出来而辞去了工作。现在和父母一

起住在隔壁的房子里。

“闷闷闷”这个绰号是义父给她取的。一般人如果心情欠佳，只要摆出一个心情欠佳的表情就够了，可是她为了掩盖这表情，反而弄巧成拙，又像是生气又像是困惑似的皱起眉头，变成了难以名状的郁闷表情。自从义父发现这一点之后，两个人就开始称她为“闷闷闷”了。

“说不定，是因为那个？唔，肯定是多亏了那个，‘闷闷闷’才又能笑了。”

义父所说的“那个”指的是什么，彻子毫无头绪，义父却自顾自地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

“‘那个’是哪个？”

“怎么说呢，算是我送了她几句话吧——”

“什么意思？”

“人啊，总有需要几句话的时候。”

“才没有这种事儿呢。”

“当然会有。”

“需要……话语吗？”

“嗯，大概就是类似咒语之类的东西。”

“那你送了她什么样的话呀？”

“这可是秘密。如果告诉了其他人，就失效了。我送出去的是只对‘闷闷闷’起效果的特殊的话。”

“那也送我几句特殊的话嘛，只对我一个人有效的。”

“不行不行。”

“为什么呀？”

“因为彻子你根本就不相信这些嘛。”

彻子当然不相信。只凭一句话，哪能解决什么问题。

“是嘛，那个‘闷闷闷’，终于又笑了啊。”

义父像是很开心，把邻居笑了这件事又重复了一次。

“这么一来，‘闷闷闷’这个名字也必须要改一改了。”

义父说着，一边像是为了庆祝似的，站起来去拿第二瓶啤酒。

“本来是姓小田吧？”

彻子看过隔壁门口的名牌，所以知道。

“改叫什么好呢？”

义父手握啤酒瓶，思考了好一会儿。

“就叫小田小姐吧。”

“这么一来，不就跟普通人一样了吗？”

“嗯。也就是说，她又变回普通人了。”

“那还真是……有点可惜啊。”

到底有什么好可惜的，彻子也说不上来。好不容易成为“闷闷闷”，却又变回了小田小姐，就像是自己和义父之间有关于她的对话也随之消失了一样。

彻子忽然在意起周围邻居对自己的称呼来。

“你啊，刚来的时候被大家称为小新娘子呢。”

“小新娘子？”

“不喜欢吗？”

“我都二十八岁了呀。”

彻子这才想起，自己曾经是这个家的媳妇。而且，已经在这里住了九年了。

“彻子也曾经是个新娘子呀。”

就连义父，也像是初次留意到这件事似的，缓缓地说道。

彻子的丈夫一树在七年前去世，在那之后，彻子和义父仍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吃饭，睡觉，送走了一天又一天。当初在家里所扮演的辈分角色，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而一起住在这里的理由，也随着日常生活的继续而变得模糊起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义父成为了“义父”这样一个称呼，而七年前死去的丈夫，仍然是彻子的丈夫。

彻子为义父取来了调味汁。她知道，义父在吃最后几个烧卖的时候，总喜欢在辣酱油里蘸了又蘸。

第二天，彻子也从恋人岩井那里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咒语”。

眼尖的岩井一看见空出来的沙发座，马上就端起咖啡杯起身向那边移动。彻子也慌忙端起自己的杯子，跟在他身后走过去。岩井总是这样。即使两个人正说着话，他的目光也毫不松懈地寻找着空出来的沙发座。一旦发现了空缺，无论正说着多

么重要的话题，也一定会移动过去。有一次彻子问他，为什么要对沙发座那么执著？他的回答是，既然付了一样的钱，不坐沙发岂不是太可惜了。

“所以说，你觉得怎么样？”

岩井一脸严肃地问。

可就算是重要的话题，也因为刚才换座位的走动而被打断了，根本就没听进去嘛。“什么嘛。”听到彻子这么说，岩井露出扫兴的表情。

“没办法呀。谁让你把话说到一半就去换座位来着。”

岩井一脸无奈，只好重说了一次。

“我是说，我们差不多也该结婚了吧，就是这么一件事。”

也许是时机总不对，就在岩井快把说完的当儿，彻子接连打了三个喷嚏，岩井条件反射般端起自己的杯子极力把身体向后仰。他像是害怕吸入彻子的唾沫星，屏住了呼吸。等到他再次面对彻子的目光时，两个人中间流动着尴尬的空气。

“——也就是说，结婚的事情。”

岩井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道。

“那种事情，怎么能忽然提起来……”

彻子边擦鼻子边闷闷不乐地说。

“什么？”

表情那么难看就别求婚了，彻子心想。

“所以说，突然提起这种事情……”

“是挺突然的，那怎么算不突然呢？”

“可是，和你结婚的话我就要变成岩井彻子了，好讨厌这么僵硬的名字哦。”

听到如此出乎意料的回答，岩井愣住了。不过，随即就恢复了镇定。

“嗯。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这是岩井从中学时代就开始说的口头禅。好像是在数学课上，老师教他们，只要死死盯着图形，就一定能看到辅助线。“看看，是不是能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吧！”确实，只要老师这么一说，每每总是能看到鲜明的辅助线，就像变魔术一样，完美地解决问题。这种时刻，岩井看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辅助线呢？

“我明白了。是我不好。”

岩井坦诚地说。

“就是说嘛，这个话题根本就不能在这种地方讨论。是因为这个才生气的吧？果然还是需要有点特殊的准备才行。尤其是女孩子，对那些方面特别讲究，对吧？”

“那——些——方面，是哪——些——方面？”

“知道了，知道了。因为特别讲究才会闹别扭嘛。我懂了我懂了。我会好好再来一次的。找个注重气氛的餐厅，准备好名牌戒指之类的。”

彻子想要告诉岩井，他完全搞错了方向，但岩井如同解开难题的中学生一样得意扬扬，估计这会儿什么也听不进去。

“这件事情，就等下回好好地再来一次吧。抱歉了。真是的，都怪我太不体贴了。”

岩井看了看手表，一边说着哎呀已经这个时间了，一边像是电视剧里浮夸的罐头演技一样夸张地拎包站了起来。

“那，今天的这些话，就当作从没提过吧。”

彻子挤出一个笑容，目送着从容离开的岩井，心想：这下可糟糕了。

那天，彻子难得地加了班。一边等着电车，一边在心里回想着岩井所说的“当作从没提过”。仔细想想的话，确实早有征兆。比如，岩井曾经不止一次地提过，“现在用的姓，还是前夫的吧。不改回来吗”，又比如“离开现在住的房子搬回娘家，不是挺正常吗”。

“太奇怪了吧，跟死去的前夫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外人会觉得很怪啊。”

“没有人会那么想。”

听到彻子这么说，岩井反驳道：“你太天真了。大家都藏在心里不说罢了。”

仿佛也曾有过这样的对话。其实，会觉得奇怪的，应该也就是岩井本人吧。

“差不多也该结婚了吧？”

这句话对于现在的彻子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倒不是说讨厌岩井这个人。只是，和他人一起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九年来一直和义父住在一起的彻子已经十分清楚。就算现在重新开始和谁一起生活，恐怕也不会再有什么改变。倒不如说只会增加各种各样不得不承受的东西罢了。

“真烦。”

彻子无意识地说出了声，她慌忙用余光扫视周围。当然，周围正在等电车的人们，还是一个个面无表情。

旁边站着的年轻女孩，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正认真地读着手里的一封信，隐约还能看见拿着信的手背上用圆珠笔工整地写着“燃气费”三个字。可能是滞纳的燃气费已经快到最后期限了吧。如果再忘，大概就要被停止供气了吧。彻子从来没有独自生活过，没有办法想象这种紧迫的状态。但是从女孩子笔画圆润的字迹里，却也感受不到多少紧张的气氛。彻子看见了信的顶端。看起来像是公司内部的便签纸，上边漆黑的字迹大大地写着“太寂寞了啊！吉本小姐！”。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彻子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只见下边小一些的字写着“是跳槽了吗？”“还是结婚了？”“为什么忽然辞职？”，最后，又用很大的字体重重写着“德田刚”。

女孩一边看着信，一边取出手机认真地打着什么字，可随后，像是发短信也来不及，自暴自弃似的小声说着：“哎，真是

的。”她合上手机，屏息凝视着换乘口的台阶。踌躇了片刻，女孩死心地从队列里走了出来，全力向着台阶跑去。这是最后一班电车，之后不会再有车了。

真像是风筝啊，彻子心想。像是被切断了线飞向空中的风筝一样，眼看着女孩子的身影在台阶上渐渐变小。是那句“太寂寞了啊！吉本小姐！”打动了她吧。而岩井的那句“差不多该结婚了吧”，仍像是气球一样飘浮在彻子的头顶。

女孩消失之后，队列稍稍向前移动了一点，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人群继续专心地等待着电车。彻子心想，这就是今天也没能摆脱任何束缚的、无能的人所组成的队伍。

车站前的小胡同里有家开到夜里两点半的小酒馆。彻子路过那里的时候，发现义父已经开始喝酒了。

“彻子！”

义父抬手招呼她。

“喝什么呢？”

彻子问道，一边在义父旁边坐下。义父举起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杯的烧酒给她看。

彻子也点了同样的东西。总算是坐下来了，她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声“嘿哟！”，义父却沉默了。公司里的同事和上司每次都会说“寺山小姐真是的，口头禅怎么跟老人家一样”，而彻子自己也一定会看情况回个几句，就算不想解释也不得不敷衍。

衍一下，比如说是看多了电视里的脱口秀表演之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打趣别人也成了对话里约定俗成的礼仪了。

义父像是刚洗完澡，脸色很光润。一问，果然是先回家洗过澡才来的。彻子闻到那熟悉的香皂味，像回到家里一样松了一口气。

义父随身带着一把雨伞。

“咦，会下雨吗？”

“没有，早上预报了会下雨。但是没关系，今天肯定不会下了。”

义父的工作是气象预报员。因为常上电视的缘故，偶尔也会有陌生人过来打招呼。也正因为如此，凡是预报了会下雨的日子，义父必定会带上雨伞出门。至于理由，他说，是为了不愧对那些相信了天气预报而带着雨伞出门的人们。

“果然，语言是具有力量的啊。”

彻子说起刚才看见的，像是断线风筝一样跑远了的女孩。

“那个人，一定是被什么困住了，才一直无法动弹。是那句话让她得到了解放。”

“被什么所困住，具体是指什么呢？”

“唔，新闻上不是常播吗？家里边谁把谁刺伤了，或者公司里部下把上司杀掉了之类的。但是，会发展到那种程度，背后其实已经发生了不少事情吧。”

今天义父有些多话。

“大家心里明白——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会忍不住杀人吧，搞不好会被杀吧——心里明白，却无法逃脱出去。那一定是因为被什么东西困住了。”

“所以说，那个什么东西，究竟是指什么呢？”

彻子执拗地追问。

“比如说，觉得这样的人际关系就是自己的一切，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自己的一切，这份工作就是自己的一切——这些钻牛角尖的想法，让人即使受到恶劣的对待，也想不到要逃离。就像是被诅咒了一样。如果有这种令人无法逃脱的咒语，那相对的，这个世界上也一定存在着同样数量的、能解开它们的咒语。”

忽然之间，彻子好像闻到了不知从哪儿飘来的、刚出炉的面包的香味。

“就像是那个时候，夜里的那间面包店一样，对吧。”

彻子轻声说道。义父停顿了片刻，随即“啊”地发出了一声愉快的叹息，听起来像是坐进了热腾腾的浴缸里一样。

“对。你记得真清楚呢。就是一树的医院旁边的那个面包店。”

那是一条昏暗的夜路。夜里，义父和彻子常常两个人走在那条路上，因为那是从医院回家的必经之路。当一树被确诊为癌症，被告知已经无法进行手术的时候，他们仍然抱有微弱的希望，觉得说不定有一天还能回归到以往平静的生活。在这